

东方玉作品全集

# 东方第一剑



東方玉

# 东方第一剑

东方玉 著

中

海南(三环)出版社

## 目 录

第十二章	步步陷阱 .....	347
第十三章	诡计多端 .....	378
第十四章	一石二鸟 .....	409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	441
第十六章	全军尽覆 .....	472
第十七章	计擒奸邪 .....	504
第十八章	兄弟情深 .....	536
第十九章	依计行事 .....	568
第二十章	夜闯七星岩 .....	599
第二十一章	火焚玄女宫 .....	631
第二十二章	夜入石母岭 .....	662

## 第十二章 步步陷阱

陆长荣朝下面六席的人拱拱手道：“诸位快请坐下来用饭吧！”

阮传栋道：“陆老弟昨天赶来就好，镖局是昨天复业的，场面热闹极了，裴盟主和江南几个门派的掌门人都到了。”

陆长荣道：“小侄还是十天前就听到消息，先前还不敢相信，还是几个镖局的朋友告诉小侄的，说请柬上还有小侄的名字，连当了总镖头，自己都不知道。”

阮伯年呵呵笑道：“回来了就好，你是你师傅的大弟子，也跟随你师傅多年，镖局里的事，你要多负点责。”

陆长荣道：“老爷子说得是。”

饭后，阮伯年上了年纪的人，午后照例要小睡一会。

陆长荣刚回来，要了解镖局的情况，把林仲达、楚玉祥叫到总镖头休息室去，要听听两人的意见。

三人刚一落坐，一名趟子手就沏了三盏茶送上。

陆长荣道：“二位师弟，怎么想到把镖局复业的？你们可知道镖局复业之后，有许多困难，都会接踵而来？”

他一开口，就不赞成镖局复业。

林仲达被大师兄问得脸上一红，嗫嚅的道：“小弟因楚师弟学艺回来，立志要替师父、师母复仇，商量的结果，只有镖局复业，对方才会找上门来……”

“学艺回来？”

陆长荣目光转向楚玉祥，问道：“楚师弟从哪里学艺回来，你是另投名师了？”

望着楚玉祥的目光，极为严厉，颇有责怪之意。

楚玉祥看他一回来，就摆出大师兄的架子，一再出言责问，心中不觉大为不快，闻言说道：“小弟从小由义父、义母扶养长大，但义父并没叫小弟入东海门，也没传小弟东海门的武学，当时曾说小弟日后另有遇合，义父母遇难那天，小弟重伤昏死，幸蒙师父路过相救，带回东海一处小岛，传了小弟几乎剑法，小弟是拜了师，但不是另投名师。”

陆长荣当然听得出楚师弟的口气，不觉笑了笑道：“楚师弟，愚兄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这次听到江湖上的传说，你在裴家庄三掌惊退厉山双凶，大家把你说得武功如何高强，愚兄听了也替你高兴，不过半年工夫，小师弟武功精进得如此神速，可喜可贺，只不知师弟的师父是什么人？”

楚玉祥道：“小弟曾问过他老人家，师父不肯说，所以小弟也不知道师父的名号了。”

陆长荣目中神采飞闪，他自然不相信徒弟会不知道师父的名号，只当楚玉祥不肯说，点点头，说道：“你们立志要替师父报仇，这自然没有不对，但镖局不复业，我们可以暗中寻访，敌人虽在暗处，但我们也在暗中，是以暗对暗，一旦查到了敌人，那就是敌明我暗，如有一家镖局开着，岂不是敌暗我明，处于挨打地位，这就是愚兄当日毅然决定镖局暂行歇业的道理，你们不明愚兄这番心意，竟然逞一时之能，又把镖局复业，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林仲达道：“因为在镖局没有复业之前，我们和江南分令

已经成了敌对之势，总有一天，会放手一搏的，那么有一个镖局，就有了一个中心，咱们也可以把人手集合在一起了。”

陆长荣道：“二师弟既然有这么想法，也未尝不可，只是仅凭咱们现在这点人手，就能和人家抗衡吗？”

林仲达道：“楚师弟有裴盟主和太湖帮敖湖主的支持，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对付江南分令应该已经够了。”

陆长荣目中神采闪动，问道：“我们现在有多少实力？”

林仲达道：“镖局的总镖头是大师兄、副总镖头是小弟和楚师弟、总管事杜永、镖头有金和尚何尚、麻面张飞向传忠，另外还有四位镖头是赵雷、钱电、孙风、李云，这四名是太湖敖湖主身边的八名卫士中人，因镖局人手不足，敖湖主借给楚师弟的，另外是四十名趟子手，他们都是老人，由孙风、李云二人负责训练，这是镖局中的大概情形……”

陆长荣口中唔了一声。

林仲达接着又道：“至于助拳的人，阮老爷子已把鹰爪门的实力，都移到镇江来了，老爷子在这里坐镇，另外丁盛是太湖帮的总堂主，还有裴盟主的一子一女，裴允文、裴晚兰，还有一位是楚师弟的义弟东方英，还有……”

陆长荣目光一注，问道：“还有什么？”

林仲达压低声音道：“东花园精舍中，还住着两位老前辈，也是给咱们助拳来的。”

陆长荣问道：“那是什么人？”

林仲达低低的道：“房山两位老前辈。”

陆长荣似乎怔得一怔，口中噢了一声，说道：“好吧，既然有这许多人助拳，愚兄是白耽心了。”

林仲达听大师兄口气缓和下来，暗暗吁了口气，说道：

## 第十二章 步步陷阱

---

“大师兄这是同意了。”

陆长荣哼道：“镖局门已经开了，难道我不同意，就再关起来不成？愚兄耽心的是敌暗我明，不容易应付，目下咱们已有足够的人手，实力增强了，还怕什么人来？”

说到这里，朝楚玉祥问道：“当日师父、师母惨遭毒手，师弟和小师妹同时失踪，如今师弟回来了，你可知小师妹的下落吗？”

楚玉祥道：“不知道，当时小弟伤势极重，是师父把小弟救走的，小师妹没和小弟在一起。”

陆长荣问道：“你从师经过，说出来给我听听。”

楚玉祥不好隐瞒，只得把拜师经过，大概说了一遍。

陆长荣道：“师弟在短短的半年之间，拜了两个师父，愚兄真有点弄不懂，武功一道，贵在精专，学得多，没下苦功，怎么练得成？”

林仲达在旁道：“大师兄还不知道呢，楚师弟一身所学，纵是江湖一流高手，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在裴家、在太湖，都曾大显身手，不然怎么会交得上裴盟主、敖湖主这样两位前辈？”

陆长荣道：“楚师弟在裴家堡三掌惊退厉山双凶，盛传江湖，愚兄已经听人说过，在太湖有什么事，愚兄倒并未听说过。”

林仲达不待楚玉祥开口，就抢着把楚玉祥回到镇江，替自己疗伤说起，一直说到在太湖帮协助丁盛、铲平乱事为止。

这一席话，直听得陆长荣目芒连闪，不住的点头，含笑笑道：“这就难怪裴盟主和敖湖主曾全力支持咱们了，楚师弟，你年纪不大，能有如此成就，真是难得。”

只见总管事杜永匆忙走入，叫了声：“总镖头，二位副总镖头……”

陆长荣道：“你有什么事？”

杜永垂手道：“回总镖头，外面有一个汉子要来投保……”

林仲达道：“你不会回了他，说咱们镖局目前不接镖，请他到别家去不就结了？”

杜永道：“小的说了，但那汉子说，他这镖很重要，他听说咱们东海镖局牌子老，昨天重新复业，连江南盟主裴老爷子都亲自来了，可见咱们镖局在江湖上一定大有面子，所以非请咱们给他保不可，他还说那有镖局开了门，那有不做生意的？所以他说，他要见见总镖头……”

林仲达攒攒眉道：“你不会说咱们镖局只是提前复业，目前镖局人手不够，还要过几天，才接生意？”

杜永道：回副总镖头，小的看他来路不大对，所以才请他稍坐，进来报告的。”

林仲达问道：“你看他哪里不对？”

杜永道：因为他来投保的那只锦盒，和早上兴隆客栈伙计送来的锦盒，看来一模一样……”

林仲达目光一注，急急问道：“他人在哪里？”

杜永道：“就在厅上。”

陆长荣问道：“早晨也有人来投保了么？”

林仲达道：“不是，早晨有一个自称城南兴隆客栈伙计的人，送来一只锦盒，后来打开锦盒，里面竟是陆老爷子门下长根的一颗头……”

陆长荣目芒闪动，说道：“会有这等事，二师弟咱们出去



看看。”

他朝杜永挥了挥手，杜永立即走在前面，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三人也随后走出。

厅上果然坐着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汉子，他身边茶几上，放着一盏茶。

中间八仙桌上，果然有一只四方锦盒，用花布包袱着，只是四角依然露在外面。林仲裁目光一注，便已看出包袱中的锦盒，无论大小以及盒外裱装的锦缎，都和早晨兴隆客格伙计送来的一只，完全一样，这就和楚玉祥互望了一眼。

杜永走到厅上，朝那汉子含笑道：“何爷，敝局总镖头出来了。”

那姓何慌忙站起身来。

陆长荣抱抱拳道：“在下陆长荣，不知何爷有什么见教？”

姓何的汉子连忙抱拳道：“陆总镖头，在下久仰得很。”

陆长荣一抬手道：“贵客请坐，兄弟还没请教贵姓大名？”

两人落坐之后，姓何的汉子道：“在下何全发。”

陆长荣道：“原来是何掌柜，方才兄弟听敝局杜管事说，何掌柜是来投保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何全发伸手一指桌上包袱，说道：“就是这只锦盒。”

陆长荣目光瞥过包袱中锦盒，随即朝站在门口的林仲达投来。这一眼是暗中询问二师弟，这只锦盒和早晨兴隆客枚伙计送来的是不是一样？

林仲达当然懂得大师兄的心意，暗暗朝他点了点头。

陆长荣一手摸着下巴，沉吟道：“不瞒何掌柜的说，敝局虽是昨天开的门，只是镖头和趟子手，人手尚嫌不足，本来是要过几天等人手够了才做生意，但你何掌柜是敝局复业第

一个上门的主顾，好在东西不大，敝局总不好把生意往外推，只是兄弟想知道这锦盒放的是什么东西？何掌柜要敝局送往何处？才好议个价钱？”

何金发道：“总镖头说得是，这只锦盒，原是一个朋友寄存在下之处，里面好像是贵重的首饰，最近他捎个信来，女儿下个月要出嫁，叫在下托人给他送去，在下因锦盒中存放的既是饰物，不好随便找人送去，万一失落了，在下就无法交代，所以要来麻烦贵局……”

陆长荣道：“令友住在哪里？”

何金发道：“敝友姓竹，住在芜湖竹丝港竹家村。”

陆长荣道：“何掌柜的意思，就是要敝局把它送到竹家村了？”

何金发道：“是的，敝友在信上说，运费等锦盒运到之后，由他支付，在下想请教总镖头，不知保费多少？在下可以先付半数。”

陆长荣微微一笑道：“保费是要看了盒中东西，才能开价，这是镖行的规矩，照价抽取二分。”

何金发为难道：“总镖头的意思，还要打开来看么？”

陆长荣点头道：“不错，这是咱们镖行的规矩，凡是托保之物，必须件件点交，敝局才能出字据给你，那就请何掌柜打开盒子，兄弟才能估个价，如有失落，敝局方可照价赔偿。”

何金发道：“这个……敝友寄存之时，也没有打开过……”

陆长荣道：“方才兄弟说过，这是镖行的规矩，何掌柜若是不肯打开来，敝局就无法接受何掌柜的委托了。”

何金发似乎举棋不定。

站在门口的林仲达、楚玉祥听得心头不禁暗暗着急，两只锦盒，完全一样，已可证明此人显系贼党一路，他不肯打开，大师兄说出不能接受他的委托，他就可以提起包袱走了。

何金发只迟疑了下，终于点头道：“好吧，总镖头既然说非打开来不可，这是镖行的规矩，在下看来只好遵办了。”

说着，站起身，解开袍，里面是一只四方的锦盒。

这回林仲达、楚玉祥都看清楚了，和早晨贮放人头的锦盒，果然一模一样，只是这只锦盒上多了一个小小铜锁。

何金发从身边取出一个钥匙，打开铜锁，然后掀开了盒盖，说道：“总镖头请点仔细了。”

锦盒之中，贮放的果然是贵重饰物、珠花、串练、手镯、指环等，珠光宝气，不下二十几件之多，折合时价当在万两左右。

陆长荣要杜永开列了一张清单，签了收押，然后又一一放入锦盒之中，由何金发锁上了锁。

何金发从怀中取出一张一百两银子的庄票，随同钥匙，和送交地点及收件人的姓名，一起交到陆长荣手中，说道：“一切拜托总镖头，不知贵局几时可以送去？”

陆长荣道：“敝局既然接下来了，三天之内，就可动身。”

何金发道：“那么在下不知什么时候来听回信？”

陆长荣道：“此去芜湖，并不算远，何掌柜半个月之后来取回条好了。”

何金发拱拱手道：“如此多谢总镖头了，在下告辞。”说完，举步往外行去。

林仲达朝杜永低低说了几句。杜永点点头，急忙往外行去。

楚玉祥道：“大师兄，方才小弟心里很急。”

陆长荣含笑道：“为什么？”

楚玉祥道：“大师兄说：他不肯打开来，咱们就不能接受，万一他提起包袱走了呢？”

陆长荣笑道：“咱们开的是镖局，他不肯打开来，咱们总不能强人所难，硬要他打开来不可，他如果提起包袱走了，那就证明他作贼心虚，咱们不会派人跟踪他吗？”

林仲达道：“小弟已要杜永派人去跟踪他了。”

陆长荣问道：“这锦盒真和早晨送来的一样吗？”

林仲达道：“简直一模一样。”

陆长荣笑道：“但他锦盒中装的并不是人头。”

林仲达道：“所以小弟觉得奇怪。”

陆长荣笑道：“这种锦盒很普通，到处都可以买到，二师弟就是多疑。”

林仲达道：“小弟虽然说不出他那里不对，但总觉得这两只锦盒未免太巧合了，事情不无可疑。”

陆长荣交代杜永将锦盒收放到帐房里去。

现在已快是上灯时分，鹰爪门七个门人，始终没有消息。杜永派出去的趟子手却回来了。

杜永把他叫到帐房里，问道：“你盯着他去了什么地方？”

趟子手道：“回总管事，这姓何的出了咱们镖局，就在几条街上兜着圈子，小的怕被他溜了，一直跟在他后面……”

杜永道：“有没有被他发觉？”

趟子手道：“没有，小的就是没有总管事交代，这点门槛也是有的，盯一个人，那能让他发现？”

杜永问道：“最后你在哪里看他落脚？”

## 第十二章 步步陷阱

---

趟子手道：“南城兴隆客栈。”

杜永听得一怔，说道：“会是兴隆客栈。”一面挥挥手道：“没你的事了，你去休息吧！”

第二进膳厅已经开饭了。上首一桌阮老爷子、阮传栋、丁盛、裴允文和陆长荣、林仲达、楚玉祥等已围着坐下，只有两位姑娘英无双、裴晚兰还没有来。

大家正在谈论着刚才有人投保锦盒之事。

杜永匆匆走入，一直走到林仲达身边，低低的道：“回副总镖头，徐德生已经回来了，那点子就住在南城兴隆客栈里。”

林仲达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大概是踩盘来的了。”

话声未落，只见一名趟子手急步走入朝林仲达、楚玉祥两人道：“二位副总镖头，东方镖头和蓝镖头逮来了一个人。”

林仲达问道：“他们逮来了什么人？”

那趟子手道：“小的听说是一名奸细。”

裴允文站起身道：“他们两个真是胡闹，林兄，咱们快出去看看。”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英无双、裴晚兰两人押着一个小贩模样的人走了进来。

裴晚兰还在叱喝着：“还不走得快些，大爷肚子已经饿啦！”

英无双接着道：“你一路上走的要死不活的，以为你同党看到了会来救你，现在到了咱们镖局里，你敢有半点倔强，大爷就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两人一路嚷着已经穿行天井，进入膳厅。

裴允文朝他妹子说道：“你们怎么把人弄到镖局里来了，咱们又不是官府，怎么可以随便逮人？”

裴晚兰哼道：“你不知道这厮多可恶，一路尾随着咱们，不是贼党，他盯我们干什么？”

英无双道：“其实是他自己不好，我们故意在大街上兜了一个圈子，他还紧跟着不放，蓝兄回过头去，问他谁叫他盯我们的，他还发横呢，说什么大街上人人可走，又不是我们买下来的？蓝兄说：你喜欢跟，就跟我们回镖局去，一下点了他三处穴道，其中一处点了猛咳不已，他才连连告饶，蓝兄要他走在前面，到了镖局，才给他解了穴道。”

阮伯年洪笑一声道：“二位小兄弟做得对，遇上江南分令的人，不逮他回来，难道当面就轻易放过了不成？来、来，你们且坐下来，先填饱肚子，再慢慢的问他不迟。”一面挥挥手道：“杜管事，先把他押下去。”

杜永要两名趟子手把那小贩押了下去。

大家就各自落坐，席间谈论的话题，当然是两件事，一是投保的那只锦盒、二是逮住的这个人。

丁盛笑道：“阮老爷子门下七个人下至今落不明，咱们正愁找不到主子，现在他们自己送来了两条线索，岂不正好？这两件事，并起来还是只有一件，但咱们仍可分作两件来办。”

林仲达道：“丁大哥想必已经有了腹案？”

陆长荣笑道：“丁兄是太湖的总堂主，江湖上的事，见多识广，这还用说，咱们听丁兄安排就是了。”

丁盛道：“总镖头好说，第一、那何金发落脚在兴隆客栈，咱们今晚就到兴隆客栈去踩踩盘，看他有何举动，和些什么样的人来往？他如果夜间出来，就盯住他，第二、咱们这里是镖局，东方兄弟、蓝兄弟二位随便把人逮来了，这可不方便，待回可由林老弟以副总镖头的身份，去问问他，顺便

不妨告诉他咱们镖局今天收到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正在暗中侦查，他如果不想吃官司的话，就该老老实实的说，如果他真要没有嫌疑，就把他放了。”

裴晚兰抢着道：“丁大哥，这人明明是贼人一党，怎可轻易放他？”

英无双也正要开口！

裴允文道：“丁兄还有下文没说出来呢，你们别打岔。”

丁盛朝英无双、裴晚兰笑了笑道：“我方才说了，咱们是镖局，他不肯说，又能把他怎么样？严刑逼供？放了他，让他给咱们带路不好吗？”

陆长荣笑道：“丁兄果然高明，咱们就这样办。”

英无双道：“丁大哥，这两件差使，我和蓝兄（裴晚兰）总要分一件吧？”

丁盛笑道：“你们两个逮来了一个奸细，已经立了头功，晚上这两件事，没有你们的事了。”

裴晚兰道：“丁大哥，这人是咱们逮来的，当然还是咱们盯他了。”

“不！”丁盛道：“你们两个，人家已经认得是咱们镖局的人了，盯他的人，可不能让他认出来，必要时，还可以再把他逮住，那时就要用上点手法，不怕他不认，所以你们两个就不能去了。”

裴晚兰道：“那你要派谁去呢？”

丁盛笑道：“你们如果觉得闲着没事做，倒也不妨去活动活动手脚……”

英无双喜道：“丁大哥，你要我们做什么事？”

丁盛道：“方才我不是说有两件事吗？现在咱们不妨来分

配一下人手，总镖头、林老弟，这里认识的人多，当然不能出去，阮兄、裴老弟，也留在这里，因为今天有人来投保了，这当然是对方的阴谋，虽然保的东西数目并不大，但万一丢了，镖局招牌岂不砸了，所以镖局中也该有留守的人。”

阮传栋笑道：“丁兄不让咱们去，还说了一番大道理出来。”

阮伯年道：“丁老弟说的确是经验之谈，你们年轻人只知去凑热闹，丢了锦盒，东海镖局刚复业，这招牌如何砸得起？”

丁盛又说道：“现在先说到兴隆客栈去踩盘，可由赵雷先去，由我和楚兄弟、东方兄弟、蓝兄弟四人随后接应。林兄弟释放了那个小贩之后，由孙风跟着他，李云跟在孙风后面去打接应就够了。”

他说出来了，大家自表同意。饭后，丁盛悄悄的嘱咐了赵雷几句，赵雷立即起身，回房换过衣衫，先行走了。

裴晚兰问道：“丁大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呢？”

丁盛笑道：“还早着呢，夜行人那有这么早就出动的？”

却说林仲达一个人来至后进，跨进一间幽暗的屋中，两名趟子手坐在长板凳上，看守着那个小贩的模样的人。

林仲达道：“你们出去好了。”

两名趟子手依言退出。

林仲达点起了油盏，伸手替他拍开被制的穴道。

那小贩目光一动，看到暗沉沉的屋中，只有林仲达和他两人，不觉暗暗吃惊，一面说道：“你们这里是东海镖局，不是什么衙门，你们无缘无故把我掳来，究竟想做什么？”

林仲达看他嘴上说得很硬，脸上却已流露出怯意来，不觉朝他微微一笑道：“在下想问你几句话。”



小贩道：“你们私设刑堂，想严刑逼供吗？”

林仲达笑道：“这里像设了刑堂吗？”

小贩道：“那你想问什么？”林仲达说道：“在下林仲达，是这里的副总镖头，今天早晨，咱们收到一个锦盒，里面装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小贩道：“我是做小生意的，人头和我有什么关系？”

林中达脸色沉了下来，说道：“咱们正在侦查之中，你跟踪咱们侦查的人，朋友自然有很大的嫌疑，你如果不肯实话实说，咱们只有把你送官究办，你是不是小贩，有没有嫌疑，自有官府会问你的。”

小贩吃了一惊，口气立时软了下来，说道：“林副总镖头，小人一生从没见过官府，小人只是做小生意的，你副总镖头不认识小人，小人经常在你绸布店门口做生意，所以认识副总镖头，小人只是从东门来，跟在二位镖头后面，二位镖头回过身来，就说小人跟踪他们，真的是冤枉的……”

林仲达道：“你说的是真话？”

小贩道：“副总镖头若是不信，可以去问你们绸布庄里阿福，还有许师傅，他们都认得小人。”

林仲达听他这一说，不觉点点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贩道：“小人余大中。”

林仲达道：“你怎不早说？好？我相信你，你可以去了。”

小贩连连拱手道：“多谢副总镖头，小人走了。”林仲达道：“慢点。”一面朝站在门口的一名趟子手吩咐道：“领他从后门出去。”

那趟子手答应一声，说道：“你随我来。”

小贩又朝林仲达谢了几句，才跟着那趟子手朝后门走去。